



淮郡文獻志卷第二十一

設論

應譏

陳軍謀



客有譏余者云聞君子動作周旋無所苟而已矣今主君鍾陰陽之美總賢聖之風固非世人所能及遭豺狼肆虐社稷隕傾既不能抗節服義與主存亡而背枉違難耀茲武功徒使震撲山東剝落元元結疑本朝假拒群姦使已蒙導沓之誦而他人受討賊之勳損功棄力以德取怨今賤文德而貴武勇任權譎而背舊章無乃

非至德之純美而有關於後人哉主人曰是何言也夫兵之設亦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懲淫慝也夫申鳴違父樂羊食子季友鳩兄周公戮弟猶忍而行之王事所不得已也而况將避讒慝之嫌棄社稷之難愛暫勞之民忘永康之樂此庸夫猶所不為何有冠世之士哉昔洪水滔天汎濫中國伯禹躬之過門而不入率萬方之民致力乎溝洫及至簫韶九成百獸率舞垂拱無為而天下晏如夫豈前好勤而後媮樂乎蓋以彼勞求斯逸也夫世治則責人以禮世亂則考

人以功斯各一時之宜故有論戰陣之權於清廟之堂者則狂矣陳俎豆之器於城濮之墟者則悖矣是以達人君子必相時以立功必揆宜以處事孝靈既喪妖官放禍棟臣殘酷宮室焚火主君乃芟凶族夷惡醜蕩滌朝姦清澄守職也既乃卓為封虺幽鳩帝后強以暴國非力所討違而去之宜也是故天贊人和無思不至用能合師百萬若運諸掌者義也今主君以寬弘為宇仁惠為廬若地之載如天之燾故當其聞管籥之聲則恐民之病也見羽旄之美則懼士

之勞也察稼穡之不時則推民之匱也臨臺觀之崇高則恤役之病也是以虛心共己取人之謨闢四門廣諫路貴謹言賤巧偽慮不專行功不擅美咨事若不及求愆恐不聞用能使賢智者盡其策勇敢者竭其身故舉無遺闡而風烈宿宣也

玄居釋

東博士

東子閑居門人竝侍方下帷深諱隱机而吟舍毫散藻考撰同異在側者進而問之曰蓋聞道尚變通達者無窮世亂則救其紛時泰則扶其

隆振天維以贊百務熙帝載而鼓皇風生則率土樂其存死則宇內哀其終是以君子屈已伸道不耻於時上國有不索何獲之言周易著躍以求進之辭莘老負金鉉以陳烹割之說齊客當康衢而咏白水之詩今先生耽道修藝疑然山峙潛朗通微洽覽深識夜兼亡寐之勤晝騁鑽玄之思曠年累稔不墮其志鱗翼成而愈伏術業優而不試乃欲闔匱辭價泥蟠深處永戢琳琅之耀匿首窮魚之渚當唐年而慕長沮邦有道而反甯武識彼迷此愚竊不取若乃士以

援登進必待求附勢之黨橫擢則林藪之彥不
抽丹墀步紈袴之童東野遺白顛之叟盍亦因
子都而事博陸憑鷁首以涉洪流蹈翠雲以駭
逸龍振光耀以驚沈鱗徒屈蟠於埴井眇天路
而不遊學既積而自困夫何為乎祕丘且歲不
我與時若奔駟有來無反難得易失先生不知
盱豫之誠悔遲而忘夫朋盍之義務疾亦豈登
海湄而抑東流之水臨虞泉而招西歸之日徒
以曲畏為桔儒學自桎囚大道於環堵苦形骸
於蓬室豈若託身權戚馮執假力擇棲芳林飛

不待翼夕宿七娥之房朝享五鼎之食匡三正
則太階平贊五教而玉繩直孰若茹藿滄蔬終
身自匿哉束子曰居吾將導爾以君子之道論
爾以出處之事爾其明受余訊謹聽余志昔元
一既啓兩儀肇立離光夜隱望舒晝戢羽族翔
林鰕蛸赴濕物從性之所安士樂志之所執或
背豐榮以巖栖或排蘭闥而求入在野者龍逸
在朝者鳳集雖其執迹不同而道無貴賤必安
其業交不相羨稷契奮庸以宣道巢由洗耳以
避禪同垂不朽之稱俱入賢者之流參名比譽

誰劣誰優何必貪與二八群而耻為七人之傳
乎且道睽而通士不同趣吾竊綴處者之未行
未敢聞子之高喻將忽蒲輪而不眄夫何權威
之云附哉昔周漢中衰時難自託福兆既開患
端亦作朝遊魏莪之宮夕墜崢嶸之壑晝笑夜
歎晨華暮落忠不足以衛已過不可以預度是
以士諱登朝而競赴林薄或毀名自汙或不食
其祿比從政於匣笥之龜譬官者於郊廟之犢
公孫泣涕而辭相楊雄抗論於赤族今大晉熙
隆六合寧靜蜂蠆止毒熊羆輟猛五刑勿用八

紘備整主無矯肆之怒臣無釐纓之請上下相
安率禮從道朝養觸邪之獸庭有指佞之草禍
戮可以忠逃寵祿可以順保且夫進無險懼而
惟寂之務者率其性也兩可俱是而舍彼趣此
者從其志也蓋無為可以解天下之紛澹泊可
以救國家之急當位者事有所窮陳策者言有
不入翟璜不能回西隣之寇平勃不能正如意
之立干木卧而秦師退四皓起而戚姬泣夫如
是何舍何執何去何就謂山岑之林為芳谷底
之莽為臭守分任性惟天所授鳥不假甲於龜

魚不借足於獸何必笑孤竹之貧而美齊景之富耻布衣以肆志寧文裘而拖繡且能約其躬則儋石之稽以豐苟肆其欲則海陵之積不足存道德者則匹夫之身可榮忘大倫者則萬乘之主猶辱將研六籍以訓世守寂泊以鎮俗偶鄭老於海隅匹嚴叟於僻蜀且世以大虛為與玄鑪為肆神遊莫競之林心存無營之室榮利不擾其覺殷憂不干其寐捐夸者之所貪收躁者之所棄薙聖籍之荒蕪總群言之至一企素履於丘園背纓綏而長逸請子課吾業於千載

無聽吾言於今日也

七

七發

枚都尉

楚太子有疾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間乎太子曰憊謹謝客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方無平太子方富於年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轆紛澹淡澹噓唏煩醒惕惕怵怵卧不得瞑虛中重聽惡聞人聲精神越渫百病咸生聰明眩曜悅怒不平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太子曰謹

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至是也客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傳父欲交無所飲食則溫淳甘臙醢醲肥厚衣裳則雜暹曼煖燁燥鞅暑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况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脈之酥且夫出輿入輦命曰癘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今太子膚色靡曼四支委隨筋骨挺解血脈淫濯手足惰窳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往來遊

醢縱恣於曲房隱間之中此甘飡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深遠矣淹滯永久而不廢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今如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強識承間語事變度易意尚無離側以為羽翼淹沉之樂浩盪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哉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以輪菌根扶踈以分離上有千仞之

文獻志
卷之五
世
峰下臨百丈之谿湍流遡波又澹淡之其根半
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
霆霹靂之所感也朝則鷓鴣黃鸝鳴焉暮則羈
鷓迷鳥宿焉獨鵠晨蹠乎其上鴟鷂哀鳴翔乎
其下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摯斫斬以為琴野蘭
之絲以為絃張子之鈎以為隱九寡之珥以為
約使師堂操張伯牙為之歌歌曰麥秀漸兮雉
朝飛向虛壑兮背高槐依絕區兮臨廻溪飛鳥
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
蚊蟻聞之拄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

悲也太子能強起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牒牛之腴菜以筍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膚
楚苗之食安胡之飯搏之不解一啜而散於是
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熊蹯之臠勺藥之醬薄
者之炙鮮鯉之鱠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蘭英之
酒酌以滌口山梁之餐秦豹之胎小飴大獸如
湯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彊起嘗之
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
車前似飛鳥後類馭虛穉麥服處蹠中煩外羈
堅轡附易路於是伯樂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為

之御秦缺樓季為之右此兩人者馬佚能止之
車覆能起之於是使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逐
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彊起乘之乎太子
曰僕病未能也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荆山
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於是使博辨之
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離辭連類浮
游覽觀乃下置酒於娛懷之宮連廊四注臺城
層構紛紜玄綵輦道邪交隍池紆曲涵章白鷺
孔雀鸚鵡鷓鴣鵲翠鬣紫纓螭龍德牧邕邕
羣鳴陽魚騰躍奮翼振鱗淑溇壽蓼蔓草芳苓

女桑河柳素葉紫莖松栢豫章條上造天梧桐
并欄極望成林衆芳芬鬱亂於五風從容猗靡
消息陰陽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酒杜連
理音滋味雜陳肴糝錯該練色娛目流聲悅耳
於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使西施
徵舒陽文段干吳娃閭姬傅予之徒雜裾垂髻
目窈心與掄流波雜杜若蒙清塵被蘭澤嫵服
而御此亦天下之靡麗浩侈廣博之樂也太子
能彊起游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將為
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軫之輿乘牡駿之乘右

夏服之勁箭左烏彌之離弓游涉乎雲林周馳
乎蘭澤弭節乎江潯掩青蘋遡清風陶陽氣蕩
春心逐狡獸集輕禽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
之足窮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懼鷲鳥逐馬鳴鏹
魚跨麋角履遊麇菟蹈踐麋鹿汗流沫墜寃伏
陵窘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乘矣此校獵之至
狀也太子能彊起游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浸滂而上幾滿太宅客
見太子有悅色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
雷運旌旗偃蹇羽旄肅紛馳騁角逐慕味爭先

徼墨廣博望之有圻純粹牲犧獻之公門太子
曰善願復聞之客曰未既也於是榛林深澤煙
雲闇漠兕虎竝作毅武孔猛袒裼身薄白刃皚
皚矛戟交錯收獲掌功賞賜金帛掩蘋肆若為
牧人席旨酒嘉肴羞魚膾炙以御賓客涌觴竝
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決絕以諾貞信之色形
於金石高歌陳唱萬歲無斁此真太子之所嘉
也能彊起而游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為諸
大夫之累耳然有起色矣客曰將以八月之望
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竝往觀濤乎廣陵之曲

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卽
然足駭矣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汨者
所溫汾者所滌沔者雖有心畧辭給固未能縷
形其所由然也恍兮忽兮聊兮慄兮混汨汨兮
忽兮恍兮倘兮儻兮浩瀆瀆兮超曠曠兮秉意
乎南山通望乎東海虹洞兮蒼天極慮兮崖涘
流覽無窮歸神日母汨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
其所止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臨朱
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怠莫離散而發曙兮
内存心而自持於是澡漑胸中灑練五藏澹澈

手足類濯髮齒投棄恬怠輸寫澠濁分決狐疑
發皇耳目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偃
起蹙發瞽披聾而觀望之也况直眇小煩懣醒
釀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太
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
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江水逆流海水
上潮山內出雲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湧而濤
起其始起也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
浩浩澹澹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湧而雲
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其翕作而奔起也飄

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純馳
浩蜺前後駱驛顛顛昂昂据据彊彊莘莘將將
壁壘重堅杳雜似軍行旬隱白磕軋盤涌裔原
不可當觀其兩傍則滂渤怫鬱闔漠感突上擊
下碑有似勇壯之卒突怒而無畏蹈壁衝津窮
曲隨隈踰岍出堦遇者死當者壞初發乎或圍
之津涯茨軫谷分迴翔青篋銜枚檀桓弭節五
子之山通厲骨母之塲凌赤岍篲扶桑橫奔似
雷行誠奮厥武如震如怒沌沌渾渾壯如奔馬
混混庀庀聲如雷鼓發怒崖杳清升踰跽侯波

奮振合戰於藉藉之口鳥不及飛魚不及回獸
不及走紛紛翼翼波湧雲亂蕩取南山背擊北
岍覆虧丘陵平夷西畔險險戲戲崩壞陂池決
勝乃罷滌汨潺湲披揚流灑橫暴之極魚鼈失
勢巔倒偃側沈沈浚浚蒲伏連延神物怪疑不
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洄閭悽悽焉此天下怪異
詭觀也太子能彊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
也客曰將為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畧者若莊
周魏牟揚朱墨翟便娟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
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

筭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妙言要道也太子豈
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若一聽
聖人辯士之言恣然汗出霍然病已

七召

何水部

假氏先生負茲勁挺狀群飛之喪侶似獨行之
迷徑神忽忽而若忘意衝衝而不定監丹綠其
無主聞鐘鼓以失聽至乃冬霰積庭室靡人聲
春花滿野地無行者園堵常閉曲突無煙同生
芻之有束共死灰之曠然篤論公子聞而崛起
雖道術之可忘亦切磋之所耻命徒御以駱驛

將有事乎巖中車煇燭而流水馬泮渙以追風
乃踰汗漫入朦朧至深潭之纓溟有洞室之穹
崇居隱磷而出沒望嶽岑而下上竹距石以表
通水韻松而合響地不寒而蕭瑟月無雲而曠
朗於是整容投刺屐履排門揚眉就席舉袂而
言曰若五秀稟其生靈六情通其愛惡憎共集
於鄙老嗜同歸於美樂今足下群鳥獸以為娛
處貧賤而不忤欲賓實於孤介乃貽譏於殞獲
至乃喀喀死於道邊貿貿填於溝壑削松筆以
畫虎鼓鉛刀而刻鵠身既勞而不勸事何感而

莫懲欲摸名而帶索豈知命於泥繩何異走長
衢而避影煎流水以求冰今欲導足下以衛生
之秘術怡神之妙道譬愈疫於寒植起尸於仙
草寧願聞乎先生曰有為之生已迫無益之慮
常勞若見明於凝滯幸求教於針膏公子曰千
門始構百常洞啓激沼開渠疏山抗陛延袤水
陸廣望東西下臨江海上海屬雲霓百丈杳冥以
飛跨九層鬱律以階梯步三休而更回塗中宿
而方迷離墻屈曲以交手網戶周流以重積既
陰岑而影響又叫嘯而迴易沙版金鋪紫柱玉

舄輝煌燿絕硃礪溥敞圖雲霧之蔽虧狀神仙
之來往壁璫自耀珠綴常響蜚游動而晝喧熠
耀飛而夜朗既臨下以溱沉亦憑高而決漭聞
疾雷於階陛弄奔星於帷幌亘以曲堂周以洞
房壯負連闈南注長廊綺疏爽映漏檻相望燕
飛蓮井日照杏梁陽鳥騫其將動雲鳳矯而欲
翔若乃凌沼開源延石崇壤疑崑閬之鬱弗侔
滄溟之曠濆其中別有桂宮栢寢吳臺柘館複
道耿介而連雲阿閣穹窿而仰漢望虬欄之映
水見丹鶴之出岍艷草奇色臺館珍名長生靈

壽男華女貞河柳垂葉山榴發英翫奇花之春
滿摘甘實於夏成此實宮苑之壯麗豈徒從我
而為榮先生曰多言返道辨口傷實懼貽敝於
蔀家且自求乎容邾公子曰銅餅玉井金釜桂
薪六彛九鼎百果十珍熊蹯庖掌鷄跖猩唇潛
魚兩味立犀五肉拾印鳳巢剖胎豹腹三變甘
口七菹愜目蒸餅十字湯官五熟海椒魯豉河
鹽蜀薑劑水火而和調糝蘇菽以芬芳脯追復
而不盡犢稍割而無傷黿羹流歆鯉醬先嘗鱸
溫湖之美鮒切丙穴之嘉魴落俎霞散逐刃雪

揚輕同曳蠶白似飛霜蔗有盈丈之名椀表魚
斤之實杏積魏國之貢菱為鉅野所出衡曲黃
梨汝垂蒼栗隴西白柰巫南朱橘荔枝沙掌葡
萄石蜜瓜稱素腕之美棗有細腰之質竝抗吻
以除煩永咀牙而消疾於是三雅陳席百味開
印玉蟻星稀蘭英縹潤既夷志於坎壈亦忘懷
於鄙恡此蓋滋旨之極珍豈能從余而竝進先生
曰不貴媮食豈甘醇酒既深悟於腐腸豈自迷
於爽口公子曰秦氏獨立燕姬絕世如短如長
不穠不細信耳目之珍冶乃古今之佳麗妍姿

艷逸淑性閒華效施顰於宋里結墮馬於梁家
折纖腰以微步呈皓腕於輕紗臨池正領拂鏡
看花觀堵堵以颯沓傾城國以喧譁墨欲歸而
抽軼惠將返而迴車至乃鄭衛繁聲抑揚絕調
定使風雲變動性靈感召擊哀響則春臺之人
愴然而雪泣起懽情則崩城之婦媯然而微咲
嶰谷調鳳之管龍門獨鵠之柯綠珠絳樹宋膈
韓娥青春婉婉上客經過開洞房以命賞召士
人而合宴舉輕幔以徐來隔珠簾而可見牀披
象簾戶垂羅薦聽促柱之方道聞度聲之始轉

卻想象以頓足腕臑連而拂面託邪視於遺簪
寄含心而舉扇俄而夕鷺來返落日西懸綺霞
映水蛾月生天解鴛鴦之繡被拂蛭蛆之長氈
燭中帷而動爛香出帳而微煙願橫施以自眩
脫斜領於君前此乃聲色之妖蕩將不從我之
流連先生曰淫聲非篤論之旨麗色乃余情所
棄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從而至公子曰歲晚
農收時閒務隙山火已燎野霜初白聊效殺於
秋冬將從禽於草澤蜀地五丁齊都二子氣動
山漂汗揮雨起渥洼流頰護蘭泄血躡飛影於

未形奔流星於欲滅革車隱隱轂騎闐闐鼓噪
喧而振地烝徒駭而聒天割肉之刀飲石之箭
置羅布其一目罟網周其三面犬踰驤鷓鷹名
奔電暫離已合忽隱仍見赴迫趨危衝林跋險
草隨足起山從眼轉跨躡谿澗電舉陵陸鳥不
及飛獸不遑伏既前躡而後仆亦左排而右踰
距實駭而自救騰虛亂而相撲視灑血之丹地
見飛毛之暗目傷窮劫歎勢極搜求文皮坐裂
眊尾生抽手羈鐵頂足批銅頭象折齒而遽陵
貊拉幽而夷猶擒高樓之度索走大樹之神牛

鴈聞絃而跼墮猿抱木而啾啾咲楚王之雲步
耻漢帝之中流此武才之趨猛豈能從我而何
遊先生曰馳騁傷仁好殺非勇幸內教之豐集
何禽荒之足重公子曰跋烏始照宮槐遽而欲
舒顧兔栽滿庭英紛而就落譬光景於飛浮比
生靈於棲托擾擾摩肩鱗鱗方駕空怵迫於毀
譽獨殷勤於用捨嗟向有而今無歎後來而前
謝清歌雅舞暫同於夢寢廣廈高堂俄成於幻
化若夫沆精服食慕道遊仙尋玉塵於萬里守
金龜於千年三尸可度九轉能傳飛騰水陸咀

嚼靈玄若乃壁上真詞枕中秘要彈射思神吐
納靈妙既變魄以成妍亦反老而為少虬駕天
矯而出沒霓裳颯沓而容與按鶴馭於後乘追
鳳簫於前侶雨散漂以沾服雲霏微而襲予瞰
芝闕以杳冥見玉臺之相拒蓋排煙而漸滅旌
拖風而未舉值解珮於江濱逢弄珠於湘渚薄
游玄圃弭節泰華列神童於羽帳倚玉女於仙
車澗采兮危實枝拔兮迴花聽弱水之神浪望
崑山之夕霞窮北辰之比壽指中嶽以為家此
神仙之恍惚豈從我而蠲邪先生曰捕影之言

莫測繫風之論難盡未嘗留意於死生豈復稍
論於椿菌公子曰洙泗遺文鄒魯餘烈其道未
迷其風不絕方領園冠金口木舌談章句之遠
旨構紛綸之雅說陳五禮明六詩貫穿微妙辨
折毫釐既待問於重席亦覃思於下帷醞藉豈
弟和樂緝熙生徒肅肅賓友師師竝接跡以聞
道俱援手而授辭心絕內戰事無外欲橫經者
比肩擁篲者繼足醜申韓之灑令陋桓文之風
俗六郡湊其衣冠五陵窮其軌躅信斯文其若
水實斯人之如玉若夫珠璣產於蚌蛤珪璧出

於山淵未有玉不瑩而為寶人不學而稱賢蓋
持身之筦籥進德之舟船響如鐘而聽扣明似
鏡以長懸此見重於經術寧降志於吾賢先生
曰誠此言之甚美此道之為曠耻見嘲於腐儒
豈求珍於席上公子曰我大梁之啓基方邃古
而無匹則先天定始比殷商而餘裕揖讓受終
考唐虞而不失道德有序憲章咸秩六府孔修
百司盡畢披求儒雅捃拾遺逸具食思治雖聞
之於昔談昧旦臨朝乃見之乎茲日蕩蕩薰風
泱泱大典道含洪而廣被澤汪濊而徬闡採輿

人之片言納匹夫之小善事在微而必照物無
幽而不顯若夫下車布德伐罪弔民風無偃稼
雨不破塵覩勝殘於朞月見成俗於浹辰含羣
生兮若海養萬類兮猶春鄉無豕食之隸野靡
狼顧之民樵者目金以知耻耕者讓畔以成仁
何大庭之足競豈粟陸之能隣壁水道庠序之
風石渠啓珪璋之盛竒士輻輳而騁足異人間
出而效命小大之獄無寃民翺飛之物無天性
故能睦之以九世齊之以七政坦坦恢恢巍巍
赫赫政德被於霜風教義窮於足跡望雲氣而

款關候海水而重譯所謂府不輟貢吏無虛帛
天瑞磊砢而相尋地符氛氲而不少收六穗於
征賦玩九莖於池沼三足應感而來儀一角知
時而自擾映景星於初冀聆鳳音於將曉若乃
亭毒垓北合天地而竝施陶鈞日月與造化而
齊功故非言辭可具書筆札所能窮懷真獨往
之夫奔走而從事滅跡藏名之士顛倒而向風
二漢有同於兒戲魏晉無礙於胸中言未畢先
生攝衣而起曰子前所說似玉卮之無當徒費
辭而難領譬猶背日而視秋毫卻行而求鄢郢

一聞皇王之盛豁然神悟而理據志無時而可
卷邦有道而宜舒敢以淺智請從後車

雜著

瓜步山揭文

鮑參軍

歲舍龍紀月巡鳥張鮑子辭吳客楚指充歸揚
道出關津升高問途北眺氈鄉南矚炎國分風
代川揆氣閩澤四睨天宮竅曜星絡東窺海門
候景落日遊精八表馭視四遐超然永念意類
交橫信哉古人有數寸之簷持千鈞之關非有
其才施處勢要也瓜步山者亦江中眇小山也

徒以因迥為高據絕作雄而凌清瞰遠擅竒含
秀是亦居勢使之然也故才之多少不如勢之
多少遠矣仰望穹垂俯視地域涕洟江河疣贅
丘嶽雖奮風漂石驚電剖山地綸維陷川鬪毀
宮豪盈髮虛曾未注言况乎沉河浮海之高遺
金椎壁之竒四遷八聘之策三黜五逐之疵販
交買名之薄吮癰舐痔之卑安足議其是非

誓海文

王司戶

思帝鄉而北顧望海浦而南浮必也行愆諸已
義負前修長鯨擊水天平覆舟因忠獲戾以孝

見尤四維霧廓千里安流靈應如響無佞神羞

禍福戒

徐節孝

嗚呼余嘗考諸經質諸人善惡之報實如影響
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故孟子曰君子之澤五
世而斬小人之澤亦五世而斬然大惡自小過
而積大德自小善而至故君子常恐懼戒慎不
使纖芥之惡形於思慮其於行事一有謬於聖
人則其色赧然恐懼戒慎而不敢復為况至於
不善者哉小人則不然以禍福為虛名視仁義
如故物身未及害而行惡不知止殃遺子孫而

其心不知恤僥一時之幸而忘終身之患其以
一時之幸速而終身之患緩歟其亦逐獸者不
見泰山乎

安叟訓

熊熊未生時吾夜夢有一伏熊當門兩目有光
氣貌清聳與常熊不類後三日而吾兒生因呼
曰熊熊既三月剪髮為髻孩而名之曰安叟蓋
天下未嘗無美才也然希至於所謂安道者養
之弗安耳養得其所安則安於其義義得其所
安則無所往而不安也業到於古人文章獨見

於天下其灑可傳於後世身居窮荒僻陋日與
幅巾短褐賤人為耦而名出乎王公大人之上
天下莫不貴之而以之自視無有也惡衣弊冠
糟糠不足以餬口人視之以為戚而已之所樂
有餘猶克足乎文繡饜飫乎膏粱進則其國尊
光退則其國卑辱朝廷得之則治不得則亂蓋
其身為天下重輕如此然必待禮至然後進義
可然後就也起匹夫徒步草莽之中解芑屐而
朝脫牛衣而相其處偃然如寢弊廬如乘故車
也其君欲治於上民待治於下朝之老成賢有

德與夫天下良士大夫正而無邪者同心而共
講曰是灋可行於是乎行之譬如一人歌而千
萬人和之也若夫君未信於上民未和於下論
議者未同其謀時有未可勢有未便亦為之可
也如必為之是猶穀未熟而獲薪未折而爨
未調而飲之是饑渴人之事也未安乎飲食之
正也為民如后稷保君如伊尹安天下如周公
視其色愈下其體愈恭於是乎先之以謙也天
下非之猶是也天下是之猶非也尊之如父師
卑之如奴虜自若也朝為上公暮為逐客吾方
安於得失者也刀鋸在前鼎鑊在後吾方安於
死生者也惟其安於死生是以不變士至於不
變然後盡乎義命者也蓋古之君子其始也安
於所養其卒也所安如此吾所以名汝汝之窮
達貴賤在乎命者未知可也蓋父之命子不得
不然汝既浸長則浸有所知思念吾所以名汝
之意奉以始終無墜厥命

嗣孟

言性者宜何灋灋聖孟子聖之徒與孟子之言
性與孔子之言性一也不信於孟子是亦不信

於孔子也孔子之言性曰性相近也性固善也善固相近也顏子之性近於孔子者也游夏之性近於顏子者也衆人之性近於游夏者也性固相近也又曰習相遠也習有善惡也善惡固相遠也習顏子則為顏子之徒也習盜跖則為盜跖之徒也習固相遠也故性之必有源流而為潤溪為大壑入于河達于海也塞其源求其流則不可也賊其性求其善亦不可也賊者自賊也莫大乎知善而不為知不善而復為也愛其財必大其垣墻固其關鍵以為禦捍之具此誠

善待賊者也至於自賊其性則不知禦捍之計是以財則用心而於善則怠也嗚呼性固善也然而不得恃而善也善養則善不善養則惡矣仁義禮智四者之性有其端而已矣端其可恃乎養之可也克而大之可也以其端賊害之其可乎則是物始萌於下而積薪縱火於其上其萌也可冀乎甚矣人之不知性也

諱言

張宛丘

高宗自誅長孫無忌放褚遂良等後天下以言為諱者二十餘年其後一御史嘗抗論一不急

事時謂鳳鳴朝陽方其以言為諱也武氏不出
房闥而取其國天子自殿陛之下門闕之外顛
倒錯亂無由知之而其左右忠臣良士豈無良
策善計亦不敢告故以牝奪雄坐房輿奪廟社
犯天下之至不順為天下之難成而有功此譬
如盜入主人之家執其主塗其耳目而唯其所
為何求而不得哉張子曰天將亂人之國則必
使諱人之言人之愛其身其寢食起居有少異
焉而人告之則必信之又從而治之夫如是則
可以終身而無疾今其寢食起居類非平人之

狀而其親戚朋友勿視而不敢告一日疾作而
死矣太宗以蘭陵公主園賞言者其直百萬非
好名也事當然也

敢言

漢王鳳以外戚輔政殺王章以杜天下能言之
口而梅福以南昌尉上書顯攻之而不忌唐文
宗時宦人握禁兵制天子樞密使權過宰相誰
敢少忤其意而劉蕡對策肆言其惡斥其篡弒
廢立之罪而明皇時李林甫為相幾二十年固
寵市權愚瞽其君內助楊氏之勢外成祿山之

亂補闕杜璡嘗再上書論事斥為下部令林甫以語動其餘曰立仗馬終日無聲飫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手由是諫爭路絕矣夫林甫之威未慘於漢庭之外戚唐文宗之宦官也而梅福劉蕡敢犯之而林甫徒以區區貶斥而天下之士震怖如畏虎狼此其故何也王鳳得政之初帝失德未深猶可與論道理商成敗而漢之公卿猶有賢智忠義之士也文宗太和二年名臣在朝者如裴度李絳韋處厚之徒猶數人公卿侍從之間差可告語其勢足

以持典刑也故此二子者非妄發恣行而心實有所恃也若林甫之時人主淫昏於上視天下之治亂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不可與言矣而朝廷之士有一介之善略能別白黑者則林甫斥逐之而無餘矣國中空無人上下內外皆從君於昏者也而天下之士雖欲有言何恃以救其禍乎此人之所甚畏也嗚呼國無善人國非其國也可不懼哉明皇嘗論林甫曰此子妬賢嫉能無與為比則其時人物可知也

藥戒

客有病痞積於其中者伏而不得下自外至者
捍而不得納從醫而問之曰非下之不可歸而
飲其藥既飲而暴下不終日而向之伏者散而
無餘向之捍者柔而不支焦鬲導達呼吸開利
快然若未始有疾者不數日痞復作按以故藥
其快然也亦如初自是不逾月而痞五作五下
每下輒愈然客之氣一語而三引體不勞而汗
股不步而慄膚革無所耗於前而其中茶然莫
知其所來嗟夫心痞非下不可已予從而下之
術未爽也茶然獨何歟聞楚之南有良醫焉往

而問之醫嘆曰子無嘆是然者也凡子之術固
為是茶然也坐吾語汝天下之理有甚快於予
心者其末也必有傷求無傷於終者則初無望
於快吾心夫陰伏而陽蓄氣與血不運而為痞
橫乎子之胷中者其累大矣擊而去之不須臾
而除甚大之累和平之物不能為也必將擊搏
震撓而後可夫人之和氣冲然而甚微泊乎其
易危擊搏震撓之功未成而子之和蓋已病矣
由是觀之則子之痞凡一快者子之和一傷矣
不終月而快者五則子之和平之氣不既索乎

故膚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然如不可終日也且將去子之痞而無害於和乎子歸燕居三月而後予之藥可為也客歸燕居三月齋戒而後請之醫曰子之氣少復矣取藥而授之曰服之三月而疾少平又三月而少康終是年而復常且飲藥不得亟進客歸而行其說然其初使人慙然遲之蓋三投藥而三反之也然日不見其所攻之效則月異而時不同蓋終歲疾平客謁醫再拜而謝之坐而問其故醫曰是醫國之說也豈特醫之於疾哉子獨不見夫秦之治乎

民悍而不聽令惰而不勤事放而不畏灋令之不聽治之不變則秦之民嘗痞矣商君見其痞也厲以刑灋威以斬伐悍戾猛鷲不貸毫髮痛_也而力鋤之於是乎秦之政如建瓴流蕩四達無敢或拒而秦之痞嘗一快矣自孝公以至二世也凡幾痞而幾快矣乎頑者已圯强者已柔而秦之民無歡心矣故猛政一快者歡心一亡積快而不已而秦之四支枵然徒有其物而已民心日離而君孤立於上故匹夫大呼不終日而百病皆起秦欲運其手足有瞽而漠然不我

應矣故秦之亡者是好為快者之過也昔者先王之民其初亦嘗瘁矣先王豈不知若然擊去之以為速也惟其有懼於終也故不敢求快於吾心優柔而撫存之教以仁義導以禮樂陰解其亂而徐去其滯使其悠然自趨於平安而不自知方其未也苟視而憊然有之矣然月計之歲察之前歲之俗非今歲之俗也不擊不搏無所忤逆是以日去其戾氣而不嬰其歡心於是政成教達安樂悠久而無後患矣是以三代之治皆更數聖人歷數百年而後俗成則子之藥

終年而愈疾蓋無足怪故曰天下之理有甚快於予心者其末也必有傷求無傷於其終則初無望於快吾心雖然豈獨於治天下哉客再拜而記其說

題跋

書鄭祭傳

徐節孝

天下之所恃而為安危者誰乎曰宰相焉耳故自朝廷百執事至於州縣之吏不幸而一非其人不過敗其一局之事耳至於宰相者其人一非則天下殆矣雖亡宗赤族何益於敗蓋天子

之於天下也得其術則其道甚易宰相佐天子
治天下以一身而當天下之責雖得其術其道
甚難臨之六五曰知臨大君之宜此豈非易乎
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此豈非難
乎然而人皆易之何也曰不知量也今有馬於
此其行不過百里也驅而倍之則馬且病矣龠
合升斗之量各有所受也以龠合而加之斛升
之上則溢矣况斛升之受一斛之量乎故一邑
之才施之一郡則不可也其以一郡之才而當
天下之責可乎此黃霸之所以得令名於前而

見譏於後也况遠不迨霸者乎甚矣人之不知
量也坤之六五曰黃裳元吉蓋君子之有諸中
形諸外如此可也大有之九二曰大車以載蓋
君子以盛德大烈當天下之責如此則可也乾
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蓋君子履天下之危
當天下之責其憂勞如此可也忠烈如伊尹勲
勞如周公而又終以謙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
嗚呼其難若此而人皆易之何也曰好之也尊
官重祿固人之所好也不如是不足克其好快
其欲彼安肯曰吾不才也吾辱其位者耶有禍

敗隨之耶取天下之笑耶為萬世之羞耶甚者
亡人之國危人之天下不顧也豈予所謂不知
量者耶安得知量者見之乎予讀陳平傳嘉平
知其任讀鄭君傳愛君知其量嗚呼如君者豈
易得哉

書韓退之傳

張宛丘

或曰操賞罰榮辱以勢臨下者莫不欲天下勸
沮於其賞罰取舍於其榮辱而其勢常有所不
行蓋有益勸而人益羞愈沮而人愈慕若韓退
之之於唐殆若此矣退之所自負與世之所推

者於德莫如好直於藝莫如文章然以直取禍
則逐山陽貶潮陽以文章招累則其文詞一世
莫尚試於有司屢試而屢黜平生所述國家大
事獨有平淮西碑耳然刊者未畢而磨者至矣
是宜沮喪湮滅與時俱亡泯然無所見於世矣
然每斥而名益彰每沮而事益顯抑者之力不
勝譽者之舌雖退之亦自謂動而得諂名亦隨
之是誠何說也予曰是何足怪也昔者先王之
賞罰榮辱所以天下奔走而從之者惟其取天
下之所欲勸者而賞且榮之取天下之所欲沮

者而罰且辱之故賞一人而人勉惟恐其不若也罰一人而人懼惟恐其似之也且先王安能以已之所好惡而力驅天下以從我哉直取天下之榮辱而制天下之向背耳彼唐之汙政其昏惑替亂無所取衷制好惡可否於一己之私智而濟以蔽欺之姦何怪夫所沮者人慕所進者人耻歟且彼惟不可抑也是以愈抑而聲愈震子獨不見夫千仞之水決而注之川乎大木梗之大石捍之排以巨峽迫以高巖而後怒號哮吼聲震百里抗之者愈大則其聲也愈暴故

小遇之則小鳴大塞之則大震何則彼其勢惟不可止故也何怪夫身益困而名益聞邪

書宋齊丘化書

齊丘偽唐謀臣其智特犬鼠之雄耳何足道哉其為化書雖皆淺機小數亦微有見於道德其能成功有以也吾嘗論黃老之道德本於清淨無為遣去情累而其末多流為智術刑名何哉夫惟靜者見物之情而無為者知事之要據其要而中其情者智術之所從出也仁義生於感恩生於人情聖人節情而不遣也無情之至至

於無親人而無親則忍矣此刑名之所以用也
齊丘之道既陋而其文章頗亦高簡而可喜者
其言曰君有奇智天下不親雖聖人出斯言不
廢矣

識洞天圖後

史松泉

西王母有洞天在王屋山背蒼翠深鬱處峰巒
峭拔隔一水人莫能到而其祠則巋然正據山
頂曰天壇祠內列羽葆霓旌鏡奩粧具甚富麗
山前路轉處有軒轅駐輦坡流傳問道於西王
母至此也天順紀元丁丑余奉

勅巡視撫治中州因得登壇謁祠攀凌絕頂道
士指點一一能詳別蘇玩碑多古今詩刻如王
母洞深不可測雷霆屢震蛟龍窟是林靈素詩
中句軒皇開綵仗王母閭鸞輶是元好問詩中
句軒轅堂隱紫金壁王母洞連蒼玉岫是武功
伯徐有貞為僉都御史時詩中句追想舊遊倏
已廿有八年矣今得揮使金良臣出此圖恍然
致我於王屋天壇之頂使人神清目爽相忘身
在塵世一何快哉古人嘗有言王屋高萬仞在
冀州為夸娥氏負之厝於雍南者是矣亦有言

西王母得道坐乎少廣周穆王觴於瑤池者是
蓋求於莊列筆端果欲得其地則渺莫知其所
之也抑孰知夫王屋天壇非少廣瑤池而少廣
瑤池非王屋天壇耶三復不能釋手遂為識之
成化甲辰三月也

春宵透漏圖攷

春之透漏非肇於開元羯鼓之催乎神鬼之透
漏非啓於開元宮中之夢乎自是虛耗鬼多蕩
莫能掩而制鬼之神亦靈矣按唐帝驪山講武
回時晝寢不悅夢鬼繞殿奔戲欲呼武士俄藍

袍角帶者捉鬼擘啖問是鍾馗既覺召供奉吳
道子圖進帝喜與夢同賜百金由是道子名超
百代後來睢水朱德潤跋鍾馗氏小妹圖稱石
恪畫一年少婦人四女鬼相從行筆傳色妍麗
有唐人遺韻是知畫神鬼人物者必瀟乎唐其
有透漏者亦於斯見矣今此圖乃李在畫兩年
少婦人俱絳裾黃裳長袖髻上以骷髏為飾俱
負劍其一在樹底與一藍袍烏帽老判各坐石
軸婦以左手挽老判鬚判亦執婦臂婦以右手
持酒鍾待童子斟滿欲強老判飲時一小孩攀

判手欲上膝其玩狎如此似是老判婦與子也
前有四鬼擊鼓橫笛按拍跔舞以侑歡後有一
鬼供食具未到備極一時奉承之態其一騎黑
熊垂左袖腋一鬼使鬼把抱其足倚傍行張蓋
捧袂者皆鬼惟有桃花一枝者及挈器以杖挑
葫蘆琴囊團扇者是童子無女鬼相從婦右手
持酒一鍾未飲二鬼在前捧壺跪勸貌甚恭前
有露頂一翁坐榆牛一鬼傍隨倒着一巾挾一
靴把一笏是翁之物也一鬼因榆回拗不行倒
身捧拽甚力而翁則屈其靴一足在榆背兩手

搦長管吹曲似媚騎熊持鍾者不識是小妹夫
婦否手數計二十婦人之媿媿童子之清楚翁
判之傷使鬼使之怪醜畜獸之伏馭其趨踣舉
止之容皆恍如生動其景則紅桃放綠草舒韶
華穠麗正人間踏青遊賞折花攜酒之時而神
鬼在虛無中似亦有所喜樂而遊嬉也莆曰李
在以才藝為金門第一畫史於供奉退直之
餘游戲神妙之筆發抉造化詭秘情狀以昭揭
呈露於咫尺楮素之上復自題之曰春宵透漏
而使人驚駭誇耀不能已是蓋有得手默識心

融之趣而亦必自知夫得神品之妙可與道子
之名超百代而爭高者在是矣豈得如朱睢陽
稱石恪之行筆傳色有唐人遺韻已耶宜珍藏
俟賞鑒者不可輕也雖然畫特一曲藝耳賞鑒
亦特玩物耳君子觀一物遇一事則必思有律
以道者在焉不徒然也夫以神鬼之所為自謂
居杳冥茫昧之鄉而世人莫能知與見矣豈期
褻蕩情狀一旦悉為良工于筆底透漏若牛渚
燃犀焉者孰謂君子於隱微之間可少忽于不
睹不聞之處可不戒慎恐懼也哉詩云相在尔

室尚不愧于屋漏此之謂也因併及於圖攷後

墓誌銘

司徒章昭達墓誌

徐左光祿

周原膺膺佳氣葱葱王業攸興帝圖斯盛在昔
光武佐命鄰縣者鄧侯高祖元臣同郡者蕭相
公台輔之量便著綺紈瑚璉之姿無待雕琢起
家為東宮直前所奉之君則梁簡文皇帝既而
黑山巨盜憑陵上國白水彊胡虜劉中夏公傾
其產業募是驍雄思報星儲累殲鯨寇屬幽風
有象代邸方降搜荆楚之英才資班輸之妙略

百樓忽起登雲霄而俯臨萬弩俱張隨雷霆而
竝震揚兵於九天之上決勝於千里之中殪彼
群兇皆無旋踵陳寶應志懷反叛客引周迪資
其食力更事窺審公奉詔崇朝飲冰將力前茅
後勁步驟奔馳仍同甌閩殄其窠窟若夫鳴鈚
之洞深谷隱於蒼天飛猿之嶺喬樹參於雲日
宜越艇而登嶠蒙燕犀而涉江威武紛紜震山
風海於是咸俘偽師悉據高墉爰泊滄溟莫不
懲乂既而齊人無信將謀郢藩鬪艦戈船窺江
淹漢公纔聞羽檄遽稟師期馳襲荆郢應時燒

蕩方欲宣威隴汧太討梁華屬上將之韜光逢
中台之掩曜大建三年薨於軍幕爾乃青烏柏
墓白鶴標墳林有迹車樹同華蓋前旂熊軾後
乘龍輻介士發三河之民束鏡同駟馬之曲長安
傳坐恩禮盛於西京襄陽墮淚悲慟喧於南峴

商瑤墓誌銘

張宛丘

公諱瑤淄州人曾祖重進祖文俊皆不仕父餘
政贈大理寺丞君登景祐元年進士第為萊蕪
單父縣尉臨沂縣令知下邳縣纂書平定軍判
官事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知襄邑縣卒年五十

至和二年正月二十七日也階至承事郎勳為
騎都尉君少博學為文詞豪健貌魁傑嚴整不
可犯而平居樂易長者也單父多盜君以策鉤
獵梟絞且盡盜怨毒入骨罷官還鄉次大澤中
一夕有叟密來語曰林中有惡少年十數操利
兵而伏期今日必殺單父尉是君非耶君從者
懼欲亡去公執弓矢徐出有大木去百步許望
之中有空焉公謂其人曰我為若射彼空者再
發皆中之林中惡少年大懼爭先遁其治下邳
決訟多辨諭勸說之不盡臨以法民始闢怒中

忽喜悟相與請平者常十七八老猾吏旁瞪視
不得刺手父老戒子弟曰若忍犯此令乎富韓
公守青州聞其治狀數委公決難事始君為包
孝肅公知韓忠獻心器公見必訪以世務而公
無所苟合貴人終不肯出氣力引挈之其胷中
不少槩見而死矣先妻劉夫人繼室王夫人封
壽昌縣君三男子皆已卒一孫求之舉進士女
二人曾孫一人尚幼公之從子太學博士倚以
元祐八年十月日將葬公淄川萬年之原以二
夫人祔而博士又以公之爵里行事告于著作

郎張耒曰子史官也凡世有善而無傳則子有罪耒不敢辭乃為詩使刻石墓中曰
天下平治士無功名才否一區之虎無聲或宏其聲而中乃枵窾實靡訂孰昧孰昭有淄商侯甚蓄不施時棄其莛則已光輝彼下人逢位下固宜嗇不使年造物則奚

歐陽伯和墓誌銘

君歐陽氏諱發字伯和廬陵人太子少師文忠公諱脩之長子也為人純實不欺內外如一淡薄無嗜好而篤志好禮刻苦於學安定胡瑗掌

太學踰大儒以濬度檢束士共徒少能安之是時文忠公已貴君年十有幾歲師事瑗恂恂惟謹又盡能傳授古樂鍾律之說既長益學問不治科舉文詞獨探古始立論議自書契以來至今君臣世系制度文物旁至天文地理無所不學其學不務為抄掠應目前必刮剖根本見始終論次使族分部列考之必得得之必可用也嗚呼其志亦大矣然其與人不苟合論事是是非非遇權貴不少屈下要必申其意用是亦不肯輕試其所有而人亦罕能知君者而君之死

也今眉山蘇君子瞻哭之以謂君得文忠之學漢伯喈晉茂先之徒也初以文忠公恩補將作監主簿三遷為大理寺丞賜進士出身勾當箔場遷光祿寺丞賜五品服勾當京西排岍司又遷殿中丞官制改為奉議郎監粳米中第七界俄權少府監丞遷承議郎某年某月某日卒享年四十有六積勳至輕車都尉君為殿中丞時曹太后崩詔定皇曾孫服制禮官陳公襄疑未決方赴臨召君問其制君從容為言事在杜佑通典甚詳襄即奏用之是時方下司天監討論

古占書襄方總監事即薦君刊修君為推考是非取舍比次書成詔藏太史局襄因奏言舊渾儀壞不可用而後所造新儀攷之又不合願付君詳定詔從之本朝自至道中用韓顯符渾其後司天官周琮干淵加黃道熙寧中舊器壞詔沈公括更造括以其意增損之器成數年未能定與浮漏景表不應君較三家攷古註又自因事立制先為定儀奏之神宗召君問曰浮漏以玉筒下水者當堅久也君對曰玉不如銅沈括嘗用玉今下水比初加速矣上以為然遂以君

灋鑄新儀漏表集其說彌灋要其後有附括議者訟于朝詔再定卒行君說訟者亦服焉君治官無大小不苟簡所創立後人不能更其著書有古今系譜圖國朝二府年表年號錄其未成者尚數十篇夫人吳氏故丞相正憲公克之女封壽安縣君男一人曰憲滑州韋城縣主簿女七人其四人皆早卒一嫁權武安軍節度判官蘇京次嫁承務郎王景文亦卒次尚幼孫一人延世曾祖諱某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李氏封吳國大夫人祖諱某兼尚書令曾祖妣李氏封吳國大夫人祖諱某

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鄭國公祖妣鄭氏封韓國太夫人初文忠公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累贈太師追封充國公妣薛氏累封安康郡太夫人元祐四年十一月某日葬君鄭州新鄭縣旌賢鄉劉村文忠公之兆而憲來求銘曰

嗚呼伯和父學不欺其志而不以為利非不售之畏而不知之愧豈與世為懟其將有所取云誰之似唯文忠之子

用事謬誤雖文士時有之韓文公作孔子廟記云社稷之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巍然當坐用王者禮若以謂壇祭之禮不如屋則何必社稷天地圓丘方澤初不屋也孔子之禮雖極隆比天地則有間矣豈以壇屋分隆殺乎又巍然端坐後世為土偶乃有此古祭用主安能巍然而坐乎退之未之思也今文人作文稱亂世曰板蕩此二詩篇名也板為不治則可蕩則詩云蕩蕩上帝下民之辟蕩豈亂意乎大師舉篇首一字名篇耳小序言蕩蕩

無綱紀文章非其本義堯無能名亦蕩蕩也七言五言四言三言雖論詩者謂各有所起然三百篇中皆有之矣但除四言不全章如此耳韻雖起沈休文而自有三百篇則有之矣但休文四聲其律度尤精密耳余嘗讀沈休文集中有九言詩休文雖作者至牽於鋪言足數亦不能工僅成語耳黃九說雄雉詩何以見取於夫子應是取趣韻耳謂瞻彼日月以下至篇終韻極不倫也韓吏部此日足可惜詩自嘗字入行字又入江字崇字雖越逸

出常制而讀之不覺信竒作也子瞻說讀吏部古詩凡七言者則覺上六字為韻設五言則上四字為韻設如君不强起時難更持一念萬漏之類是也不若老杜語韻渾然天成無牽強之迹則退之於詩誠未臻其極也韓退之窮文之變每不循軌轍古今人作七言詩其句𧈧多上四字而下以三字成之如老人清晨梳白頭先帝天馬玉花驄之類而退之乃變句𧈧以上三下四如落以斧斤引纏微雖欲悔舌不可捫之類是也退之作詩其

精工乃不及柳子厚子厚詩律尤精如愁深苑猿夜夢短越鷄晨亂松知野寺餘雪記山田之類當時人不能到退之以高文大筆從來便忽略小巧故律詩多不工如陳商小詩叙情賦景直是至到而已脫詩人常格矣柳子厚乃兼之者良由柳少習時文自遷謫後始專古學有當世詩人之習耳讀書有義未通而輒改字者最學者大病也老杜同谷詩有黃精無苗山雪盛後人所改也其舊乃黃獨也讀者不知其義因改為精其

實黃獨自一物也本處謂之土芋其根唯一
穎而色黃故名黃獨耳饑歲土人掘食以充
糧故老杜云耳鄭玄解經以綠為祿以犧為
莎亦此類也古說黃目乃尊上畫人目而禁
中有古樽乃畫龜或言蟲中惟龜目最黃不
然人目黃乃病也杜子美有問人求小獬豸
詩曰聞說夔州路山猿樹樹懸獬豸與猿兩
物也而子美乃聞猿而覓獬豸亦大鹵莽矣
司馬溫公當世大儒博學無所不通雖已貴顯
而刻苦記覽甚於韋布嘗為某言學者讀書

少能自第一卷讀至卷末往往或從中或從
末隨意讀起又多不能終篇光性最專猶嘗
患如此從來惟見何涉學士案上惟致一書
讀之自首至尾正錯校字以至讀終未終卷
誓不他讀此學者所難也何涉蜀人

范丞相司馬太師俱以閑官居洛中余時待次
洛下一日春寒中謁之先見溫公時寒甚天
欲雪溫公命至一小書室中坐對談久之爐
不設火語移時主人設栗湯一杯而退後至
留司御史臺見范公纔見主人便言天寒遠

來不易趣命温酒大盃滿酌三盃而去此事
可見二公之趣也

世言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老饕此言老人
饕饕嗜飲食最年老之相也此語未必然某
見數老人皆飲食至少其說亦有理內侍張
茂則每食不過簾飯一醜許濃膩之物絕不
向口老而安寧年八十餘卒茂則每勸人必
曰且少食無大飽王哲龍圖造食物必至精
細食不盡一器食包子不過一二枚耳年八
十卒臨老尤康強精神不衰王為余言食取

補氣不饑即已飽生衆疾至用藥物消化尤
傷和也劉几秘監食物尤薄僅飽即止亦年
八十而卒劉監尤喜飲酒每飲酒更不食物
啖少菓實而已循州蘇侍郎每見某即勸令
節食言食少即藏氣流通而少疾蘇公貶瘴
鄉累年近六十而傳聞亦康健無疾蓋得此
力也蘇公飲酒而不飲藥每與客食未飽已
捨七筋

凡觀人之術無他但任事神氣足者不富貴即
壽考但人任十事若一一中理無可議者也

自難得况終身作事中理邪其次莫若觀其所受此最切要升不受斗不覆即毀物理之不可移者

劉几字伯壽洛陽人自言唐文靜之後登進士高科後換武官數守邊踰知兵某尉河南壽安時遇几時年已七十餘精神不衰體幹輕健猶劇飲無日不飲酒聽其論事有過人者余素聞其善養生又見其年老不衰因問諮之几挈余手曰我有術欲授子似是房中補導之術余應之曰方困小官家惟一婦何地

施此遂不復授然見几飲酒每飲酒輒一嗽口雖醉不忘也曰此可以無齒疾晡後食少許物便已一夕與余飲各大醉就寢五更余覺覺饑甚呼人作粥几亦起曰幸留粥待我粥成几曰待我略遣宿酒余起觀之見几以被自覆漸起兩足久之乃與進粥談笑至旦略無少苦几最曉音數為余言之余亦未嘗學鍾律不能盡記其說猶記其一說頗有理几言有士人陳昭素者頗以知音自許欲自言朝廷願定大樂几問其說昭素講之已

備凡謂之曰此不足恃也定樂之要在心通而耳曉今樂發黃鍾之鍾用銅若干今具以三若干銅火齊金汁無少異者鑄為三黃鍾舉而扣之為三聲耶一聲也昭素曰金火雖均聲不能無變凡曰此須子心與耳知黃鍾而後可灋不足恃也此語有理後數年凡遇余於陳凡病矣無幾何而卒凡有子壻陳令者佳士也頗知其婦翁之術曰暖外腎而已其灋以兩手掬而暖之默坐調息至千息兩腎融液如泥淪入腰間此術至妙凡有弟忱

所言亦如此

徐節孝語錄十八條

門人江端禮

公曰凡人為文必出諸已而簡易乃為佳耳為文正如為人若有辛苦態度便不自然

公曰為文必學春秋然後言語有灋近世學者多以春秋為深隱不可學蓋不知者也且聖人之言曷嘗務奇險求後世之不曉趙啖曰春秋明白如日月簡易如天地此最為至論公曰為文必須讀春秋而士子心於為利以求耳目之用雖數教而不從近世文之簡古者

無如曾子固新奇出於胸臆者無如蘇子瞻
學者能熟讀二家之文各取其所長則盡善矣
公曰某少讀貨殖傳見所謂人棄我取人取我
與遂悟為學灑蓋學能知人所不能知為文
能用人所不能用斯為善矣人所共知事可
略也

陳無已謂予曰徐公善論人物試令評黃魯直
張文潛之為人予問之公曰魯直詩極奇古
可畏進而未已也張文潛有雄才而筆力甚
健尤長於騷詞但恨不均耳然人物亦難論

孟子嘗以去就行止論孔子伊尹伯夷柳下
惠蓋此數人皆一世之所繫故行止可以定
其人然去就有大小輕重其小者止可以見
常材而不足以見異人其大者無出於死生
善觀人者必於死生之際且孔子厄於桓魋
而曰天生德於予孟子有為兵而受餽然不
聞孟子少動也若楊雄則云云雖多及莽時
遂有投閣之失此聖賢所以分也然人必有
所養然後臨事而不惑北宮黝匹夫之勇耳
亦以養而成則浩然之氣亦在養之而已且

謝安王坦之在晉時無以輕重其人及桓溫之召謝安毅然不懼而坦之懼倒執手版此王謝之優劣所以定且如王儉之文學政事可視庾杲之為奴隸然儉世受晉宋高爵乃啓齊篡逆之萌及齊高祖即位儉躬執璽綬屏氣而進惟杲之不往賀使者促之亦不移疾王儉所為如犬豕而杲之之行章章不可掩此人物所以難論惟以死生方可定也如廉范之奇才在古亦少其比而終附竇憲此為可訾然完節之士不可多得也

公曰文字要多作多作方思熟某無日不為文無時不吟哦但苦無筆力故不暇書耳
公曰孔子言其略孟子言其詳故曰孟子者孔子之解也

公言人之同官不可不和和則事無乖逆而下不能為姦必欲和莫若分過而不掠矣

公言王令之文少所許可如以房杜為刀筆吏非也且如庭議事房喬謀之矣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用房策以此觀之則其不掩善而交用其所長固足以為賢相所以

能成天下之務夫為相者能不蔽人之謀以一身而行天下人之善豈不大哉而後世之人耻謀不自我出而謂人獻言為犯分是以人受其蔽而已不知事亦多不濟也昔魏相集賈董所言而行之則其知識甚高矣然為政者必有術然後能立事故王導衣練布謝安用蒲葵扇不言而人從之蓋以術也後世宰相之行事乃欲以勢力而劫制天下又怨人之不從已豈不愚哉

公曰欲求聖人之道必於其變所謂變者何也

蓋盡中道者聖人也而中道不足以盡聖人欲求聖人之道者必觀於變蓋變則縱橫反覆不主故常而皆合道非賢人之所能故孔子曰未可與權孟子惡其執一也然善論聖人者必觀其世且如孔子處周之季天下如何哉所以車轍馬跡徧于天下而不自以為勞豈好為哉冀一得用以行其道而濟斯人爾至於見佛肸南子而不自為汙也然聖人之變疑卓爾不可及有志者跂而學之亦何難哉此孟子所以學而至之荀楊則不及也

且在書則如堯如舜如湯如武如平康如彊
弗友如燮友其世不同也在易則如泰如否
如豐如剝如小過如大過其世亦不同也若
以湯武之時而行堯舜之事如以治豐治泰
之道而行於剝於否豈不傾覆無功乎此堯
所以禪而舜所以受湯所以革夏而武所以
造周伊周所以攝也蓋皆用大過之道而適
於變者也學者不知此乃妄生議論非也詩
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言權之遠而不可及故孔子曰未之思也蓋

譏其言不合道也善乎晁錯云能明其世者
謂之天子後世學者其言其學俱有可取至
其臨事制宜則或悖亂或拘泥者以其不通
乎世變也苟不通乎世變則利不可興害不
可除事雖至於隳敗而不能救者以此耳
公曰治河誠大事然利害有可以坐而言決者
嘗因大禹治水之灋而親觀其勢且自陝以
西登高東望左丘陵右岡阜河乃行於其中
所以自古以來河未嘗決於陝同之間也行
而至於河北京東之界則地形益下而悉平

原山足復軟不足以為之固所以釀為二渠
又為九河以殺其怒勢而決洩之河所以趨
於海而三代之時無水害也而今之言河者
必歸之於天胡不折之曰周之時王與列國
之君未嘗無失道者而不聞河為患者何也
蓋有禹之遺迹也若必欲以人力治亦恐無
功蓋今之河身既狹又地軟無丘陵岡阜為
之固又無二渠復無九河以分洩其怒勢獨
行乎一道以孟子言之乃掘地而注之海今
則以人所築堤為之扞乃水行乎地上則安

得不決也其不決者幸而已然不可保萬全
不決於今年必決於明年或二三年斷然矣莫
若略依古灋分為數道隨其所趨而利導之
寬為河身縱其游波而不壅塞則河之患庶
乎少矣

人必有威然後不為人之所慢侮而事可立亦
可以應倅然之變且如子路片言折獄以其
有威所以能得人之情而下不能欺且易於
豐於噬嗑有雷電之威明故皆能折獄若賁
則小明不足以立事所以曰無敢折獄蓋無

雷之威也

禮文殘闕甚可閔傷儀禮粗為完書然決非盡出乎聖人何以知之且禮者出乎人情也而儀禮有曰父在母不可以為三年之服又曰嫂叔無服所以辟嫌也又曰師無服此豈人情哉可以決知非聖人所為也蓋多出於漢儒喜行其私意或欲用其師說或利其購金而妄言耳甚可閔也

問國之本在兵兵之本在將則將才難矣必欲選將當以何術使將能靜則折姦謀而不作動則破大敵而制其命其用何術古人誰能之公曰將誠難事不可易言之古之名將各有所長所謂靜能折姦謀者所謂上兵伐謀伐謀者能破敵之謀不得用是也不必見於用兵然亦無迹如李牧在鴈門二十年而匈奴不敢加兵王霸在上谷亦二十年而敵人不敢窺邊近之矣然以數子之才猶須久任然後有功則將不可遽移易也所謂動則制其命者必勝之將也自古必勝之將惟武侯一人以其兵有節制而不妄動其餘皆幸甚

爾以李光弼猶戰則納短刀于鞞知其不能
必勝也夫以馬隆之才武立標募卒得驍勇
者三千五百人又請自至武庫選仗有此三
者所以能多克勝昔高崇文伐蜀卯時受詔
辰時出師兵仗器物皆不假借而畢集以其
有素備也所以解劍門之圍平劉闢之亂吳
時有將無事時常作出兵計故敵人畏之而
不敢妄動此正用兵者當灋此也然用兵必
有驍將必有敢死士故古人去敵百步猶選
敢死士蓋敢死士則能壯兵威而驍將則能

奪敵之氣

賢人不可多得蓋天地亦自愛惜况于朋友况
于同類况于用人者可不惜之乎且天地若
不愛惜人材何以孔子後無孔子孟子後無
孟子也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而近世拜官徒為飾詞已
足耻矣而朝廷又為之灋曰至某官乃得辭
免是教人為偽也其兩府有除命未受命必
先押入其名自不正蓋賢者當以禮進以義
退既可押入必可押出也

臺諫之任甚重不可以苟然居之非德業蚤著
名譽素聞則君未見知而言不盡聽近於未
信而諫矣說者以謂陽城居諫職與屠沽出
沒果然則豈能使其君聽其言哉若楊綰用
而人至損音樂減騶御則人豈可不素有養
素自重耶

禮云葬欲其速朽欲體魄早歸於土也故棺不
貴厚近世用厚木使體魄隔絕數十年不朽
非禮也古人懸棺而葬不為隧道又記曰封
之崇四尺則古之四尺今之一尺有餘爾近
世用隧道與墓務高廣使後人妄意其中往
往啓盜之心於死者殊無益也

淮郡文獻志卷二十一

淮郡文獻志卷第二十二
先賢行實餘錄

詔

漢宣帝賜蕭望之爵邑詔

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傳故前將軍望之傳
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其賜爵關內侯食
邑八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

成帝報匡衡詔

詔曰君以道德脩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
朕躬君遵脩灋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

意庶幾有成今司隸校尉尊安詆欺加非於君
朕甚閔焉方下有司問狀君何疑而上書歸侯
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傳不云乎禮義不愆
何恤人之言君其察焉專精神近醫藥彊食自愛
晉武帝答劉弘討弈詔
詔曰將軍文武兼資前委方夏宛城不守咎由
趙驤將軍所遣諸軍尅滅群寇張弈貪禍距違
詔命將軍致討傳首闕庭雖有不請之嫌古人
有專之之義其恢宏奧略鎮綏南海以副推轂
之望焉

何無忌死節贈官詔

詔曰無忌秉哲履正忠亮明允亡身殉國則契
協英謨經綸屯昧則重氛載廓及敷政方夏寔
播風惠妖寇構亂侵擾邦畿投袂致討志清王
略而事出慮外臨危彌厲握節墮難誠貫古賢
朕用傷慟于厥懷其贈侍中司空本官如故謚
曰忠肅

誥

宋楚州學教授徐積改官告詞

勅和州防禦推官知壽州壽春縣事新差充楚

州州學教授徐積無常產而有常心惟士為能
古之為士者好德自修豈待爵祿而後勸哉然
先王以此鼓舞天下為勸沮之術則亦未嘗廢
也爾行潔而德茂學博而志恬跡無求鄉閭
之子弟以為矜式近臣交薦名達予聞特遷文
階俾視京秩疏恩不次非獨息奔競之風亦以
勸無求之士往承異寵益懋遠猷可特授宣德
郎差遣如故

宣教郎徐積賜謚告詞

勅宣教郎徐積天下有道士知所守進則功業

見於世退而節義信於人其趨一也爾學求諸
已仕弗競榮操履得古人之純孝弟為縉紳之
表使者言狀朕甚嘉之夫生有封秩之崇則歿
有節惠之典儻克修於天爵亦無吝於德名庶
幾有知尚克歆受可特授節孝處士

皇明

授黃寶駙馬都尉誥

誥曰郊畿鎮守既為能臣甥館擇賢且為懿戚
此國家之所倚重者也前龍江翼守禦千戶黃
寶氣鍾偉節才練武韜後軍拓地於金華鼓勇
收功於江右其勤勞可謂著矣嘗守儀真已冠

千夫之表旋從右相更聞屢捷之勳及鎮龍江
嚴司虎旅按茲堅壘靖我近疆念其尚主於王
家是用陞官於駙馬寵以銀章之貴頒茲綸綍
之新益懋殊功副於家命可鎮國上將軍駙馬
都尉

授黃琛鎮國上將軍駙馬都尉兼淮

安衛指揮使誥實賜名琛

誥曰昔者帝王皆以公天下為心朕遵古典其
餘設官雖親親必選勳能以任之世其名爵以
榮之所以示公道也鎮國上將軍駙馬都尉兼

淮安衛指揮使黃琛征伐戍守勤勞有年今天
下已定宜共享承平命爾仍居前職令其子孫
世襲指揮使高益加恭慎勉其心力明紀律而
嚴訓練撫軍士而安庶民永保祿位延及後人
可鎮國上將軍駙馬都尉兼淮安衛指揮使

授楊靖刑部尚書誥

誥曰於戲昔聖人以德化天下庶民樂從者衆
違者寡天下治矣然聖人之心必欲使天下之
人皆為善而無惡共樂天下之樂有不然者故
又張刑制具以齊之既而濫行則賞當其功罰

當其罪民日遷善而去惡於是上下相安和氣
克溢天地清寧世道咸亨於戲相繼之君臣罔
知大道務小惠而傷大德持簡刑以治之灋縱
民玩故奸者得以恣肆良者含冤而受暴雖欲
善治天下反不可得矣以斯君臣言之心非不
仁蓋慮淺見薄亦欲天下治耳不期為世之大
病也此鄭子產所以有政猶水火之喻而焚溺
之戒可謂周於人情而熟於事理者也故治國
必擇人以治刑蓋非仁人執灋國務之繁由此
而生朕甚憫焉爾資善大夫楊靖僉曰可今特

授爾為刑部尚書爾其敬慎體道唯明克允吉哉

追封金瀛沐陽伯謚榮襄誥

制曰國家於群臣之有勞勩者沒必有褒卹之
典所以隆君臣始終之義也故光祿大夫太子
太保兼戶部尚書金瀛以果毅之資通敏之才
早擢制科遂司風紀陞佐外憲入僉內臺爰進
位於秋官式掌持於邦禁頃因征剿閩寇爾實
叅贊王師叛賊既平凱歌斯奏朕承大統授以
宮僚兼領司徒實深倚託胡遽傾逝良切悼傷
特茲推恩追封為沐陽伯謚榮襄錫此休命用

表異恩嗚呼夫士之事君也既能善始而謹終則君之待之也必使生榮而死哀朕既有以慰于卿靈卿亦宜祇承於朕命

奏記

漢鄭朋奏記蕭望之

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至乎耳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踰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懽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臯修農

圃之疇畜鷄種黍竢見二子沒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政興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魚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鏑奉萬分之一

谷永奏舉薛宣

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臯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才所能堪今當選於羣卿以克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服不得其人則大職墮

歎王功不與虞帝之明在茲一舉可不致詳竊
見少府宣材茂行潔達於從政前為御史中丞
執憲轂下不吐劄茹柔舉錯時當出守臨淮陳
留二郡稱治為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竝行衆
職脩理姦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
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功效卓爾自左內史
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
試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不敢過稱以姦欺誣
之臯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灋律
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

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宣無私黨游說之助
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
之譽是以越職陳宣行能惟陛下留神考察

宋臣寮薦徐積乞以判官充教授

臣伏見楚州勅同進士出身徐積經明行修事
親至孝雖貧窶必以甘旨養其母及居母喪徒
跣廬墓日自直爨具膳如生三年無違僅不減
性無田可畊無屋可居而收養孤甥教之養之
甚於己子一方之人服其道義節行自為布衣
時已延致州學相與師事後既登第監司郡守

屢狗人之請優令在學自元豐推行學制以郡官兼領教授自此引避無復廩祿之賴矣今年過五十其窮益甚而清苦自守終不妄干於人但不幸有贖疾以此不可出仕然其安貧好學訓導諸生應酬士大夫問難質正雖貧不廢也朝廷近下兩省臣寮舉中外學官如積之賢固不易得伏望聖慈置其病苦錄其所長特除以判司官差充楚州教授仍實三年理為一任使積遂霑俸給伏望勅旨

吏部符徐積充楚州教授

準尚書吏部符今月二十五日卯時受中書省臣僚上言竊以古之聖帝明王必崇獎幽素盛德之士者以其風化之所繫也臣伏見楚州進士及第徐積養親以孝著居鄉以廉聞其道義文學顯於東南者垂三十年久處鄉校以教育為事秉德純一士民歸仰今安貧好古之志老而益堅臣愚以為積雖不從仕若朝廷特與改官優加廩俸使天下之人知朝廷貴德獎善之意足以鼓厚風俗實有補於聖化伏望聖慈詳酌施行內黃貼子今風俗偷薄民未勸善如積

之賢若蒙旌別庶幾四方之人知所矜式伏候
勅旨

發運使蔣公薦徐積乞改官

臣竊見楚州同進士出身徐積少孤事母至孝
得於天性初以進士貢有司不忍去其母遂徒
步攜載羈旅以入京師母死水漿不入口者七
日廬於墓側食粥三年瘠毀之貌見於形色逮
終喪至今猶設几筵溫清告面如事其生按自
治平中登科以耳疾不仕寓居佛寺閉門不出
一布袍二十餘年饘粥不繼而不改其樂有所

饋遺皆却而弗受今居本州州學見克教授月
得供給自奉甚薄而斥其餘以周親舊之不給
者臣久在本州察其所為出於至誠古之所謂
孝廉者未能遠過至於讀書為文長於理趣辯
論慷慨壯而不屈楚俗本薄今乃近厚實積化
之近楚州嘗據衆狀敷奏以應赦書之求伏蒙
聖慈憐其節行加賜粟帛然猶未盡旌賁之義
况積已係進士出身偶以病廢其學行足以為
四方表率欲望朝廷特賜攷察與改官本州州
學教授使得微祿以終其身如此庶幾下以助

四方鼓風礪俗之方上以見朝廷表賢顯善之意
知楚州蹇序辰薦徐積乞改官

伏見楚州州學教授徐積孝友之行發於誠心
義理之文資以學術其居鄉則安處窮約雖弊
衣糲食一介不取其事親則躬執勞苦雖嚴霜
烈日終身不渝交遊託以死生宗族均其俸廩
潔已刻意踰四十年平居杜門未嘗求聞於人
故學士大夫知其入者常少或稱其文或道其
行至於究知物情推見天變通政之體識兵之
機練習古今而智足以知當世取舍慨然有尊

主庇民之心雖素所從學者有不知也積始舉
進士以治平四年賜出身始赴舉時不忍一日
離其親推車載母暴露道塗有重聽之疾由是
不肯從仕元祐元年緣近臣薦舉即就除為學
官一方之人知所矜式庠序學者彬彬加多至
有革頑立懦勇於為義序辰竊謂爵祿慶賞所
以助治然不必徧加於天下而民自勸天下之
真賢實廉蓋鮮矣果得一二而序諸位褒異寵
獎以風四方則人懷慕心衆樂遷善今積賜第
已二十有六年在任將書七考國子祭酒司業

及監司守貳薦者十數人其行實資望殆難與比自布衣擢居學校者分較錙銖同議輕重若必論年理任事應格濼始與之改一官是以衆人遇積恐非朝廷褒德進賢養廉耻息貪競之意向使積早自貶損與俗浮沉甘屈首於勢利之域宜已自致顯位其下猶不失為郎乃能用心剛明以義勝欲仕不苟進默與道遊既未蒙超拔佐時宜有以旌別勵世伏望聖慈更賜攷積經行優加錄用勿限資格特與改官依舊充本州教授仍許不理任數以優養其身而寵異

之庶幾顯示中外敦厚風俗已具錄奏聞外謹具申轉運衙伏乞更賜敷奏施行謹狀

發運使王宗望等薦徐積乞異寵

具位臣王宗望等伏見揚州司戶參軍克楚州州學教授徐積事母至孝卓異之行遠追古人其餘事讀書著文博瞻清奧足以為學者宗師不幸以耳疾廢居里閭教導生徒取給而止蓋其名節暴著尤見於幽閑窮約之間陛下即位之初宗望以從官論薦起除州學教授歲滿復留殆書八考前後從官國子長貳監司守臣列

其行而聞於朝者非一而積行年六十有七分
老教官而秩卑祿薄不離掾屬未副朝廷所以
褒表德行砥礪風俗之意論者惜之臣等伏見
昨者朝廷以福州教授陳烈年老就任改宣德
郎俾食其祿而久其任以終其身今徐積年已
庶幾重以疾廢而宜在所禮况盛德高行不在
陳烈之下使積萬一無疾幸遭聖世不知朝廷
處以何官為稱公義而退居鄉校已可惻然况
復限以資格與衆無異臣等竊懷區區不敢苟
默欲望朝廷特賜異寵使善類興起其勸必速

臣等無任屏營激切之至

運使章公再奏徐積乞異寵

臣近於月日內與本路監司連銜論列楚州教
授徐積至今未蒙朝廷指揮臣再詳徐積道德
文學之實高於古人徒以微疾廢居里巷非獨
當世有識之士所共嗟惜後世論事者據人考
官必使聖時有遺賢之議實非細故此臣所以
不敢避冒昧之誅而再獻前言拳拳之誠也

知江寧府曾公薦徐積乞處以太學官

臣待罪從官職在薦士有所聞見不敢以中外

為間臣伏覩楚州州學教授徐積居今之世行古之道安貧守約垂四十年其稱於天下不止一善而於事親最為篤至力行之外讀書為文雖處閭閻有志世務察其所存蓋非山林之士沉溺枯槁者之所為也不幸耳疾不能出仕朝廷昨用舉者處以學官一州之人賴其矜式然臣竊謂如積之賢不獨可教一州宜置之太學使太學諸生朝夕親炙而則效之自然四方承風遠近知勸其於補助教化成就人材得積一人所補多矣伏望聖慈因臣之言詢訪近臣如

臣言不妄乞優加官秩授以太學職事然尚恐積安於鄉里未易輕致乞勅本路監司守長敲遣就道量給裝錢及具人船送至闕下如此則朝廷待遇之禮已周積自無名辭避者昔唐用陽城為國子司業而諸生歸養者一日至二十餘人得一何蕃為太學生而六館之士不從亂蓋賢之所在必有宏益况今風俗陵遲士節不勵如此等人尤在崇獎此臣所以惓惓懇懇為朝廷言之忘其身之踈遠也臣與積皆治平四年進士雖知其名初未識面昨過楚州入境稱

積之賢者衆口一辭既見其貌聽其言與衆之所稱者同惜乎尚滯一州掾如太學風化之地最其所宜而未有以上聞者輒冒昧以言仰瀆天聽臣無任戰汗殞越之至

開封尹王革奏為徐積請謚

革伏覩故楚州教授徐積孝行之美比迹古人經術之醇見推學者自頃擢第不復進仕操守堅正始末不渝昨崇寧初朝廷方興學校之制革以本路提舉學事蔡觀之命委以計議首至楚州與徐積討論究觀條畫皆有灋度既而有

司大比淮南一路之學楚為選首今積不幸沒故不獲親見聖朝學制之大成竊聞本州士人具以昨來興學勤事之功請於部使者援張學體例乞賜追謚部使者既以聞於朝矣按積行義不在張學之下如蒙朝廷特賜考察節惠易名貴及泉壤不獨慰積之平生風於四方足以表勸革待罪輦轂不當僭越緣往者推行學政與積共事今淮人之情寔藉以為言故敢妄冒干懇朝聽不勝下情惶恐之甚

書

漢揚興說史高薦用匡衡書

將軍以親戚輔政貴重於天下無二然衆庶論議令問休譽不專在將軍者何也彼誠有所聞也以將軍之幙府海內莫不仰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古人病其若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為務傳曰以賢難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食惑之甚者也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誠召置幙府學士翕然歸仁與參事議觀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為國器以此顯示衆庶名流於世

班嗣報桓譚書

若夫嚴子者

莊周也

絕聖棄智脩生保真清虛澹

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為世俗所役者漁釣於一壑則萬物不虧其志栖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不結聖人之罔不與驕君之餌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今吾子已貫仁義之羈絆繫名聲之韁鎖伏周孔之軌

躅馳顏閔之極摯既繫孿於世教矣何用大道
為自眩曜昔有學步於邯鄲者曾未得其髣髴
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恐似此類故不進

魏應璩與劉靖書

入佐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
高峻絕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
必具無失時之闕蠶麥有苦備之用無雨濕之
虞封符指期無流連之吏鰥寡孤獨蒙廩振之
實加之以明擿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司供
承王命百里垂拱仰辦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
足以方也

周昭著稱步騭等書

古今賢士大夫所以失名喪身傾家害國者其
由非一也然要其大歸總其常患四者而已急
而論議一也爭名勢二也重朋黨三也務欲速
四也急論議則傷人爭名勢則敗友重朋黨則
蔽主務欲速則失德此四者不除未有能全也
當世君子能不然者亦比有之豈獨古人乎然
論其絕異未若顧豫章諸葛使君步丞相嚴衛
尉張奮威之為美也論語言夫子恂恂然善誘

人又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豫章有之矣望
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使君體之矣恭
而安威而不猛丞相履之矣學不求祿心無苟
得衛尉奮威蹈之矣此五君者雖德實有差至
於趨舍太檢不犯四者俱一揆也
吳書曰隲博研道藝靡不貫覽性寬雅沈深能
降志辱身

隋晉王廣召見徐則書

夫道得衆妙灑體自然包涵二儀混成萬物人
能弘道道不虛行先生履德養空宗玄齊物深

明義味曉達灑門悅性冲玄怡神虛白餐松餌
朮棲息煙霞望赤城而待風雲遊玉堂而駕龍
鳳雖復藏名台岳猶且騰實江淮藉甚嘉猷有
勞寤寐欽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幽人夢想巖
穴霜風已冷海氣將寒偃息茂林道體休念昔
商山四皓輕舉漢庭淮南八公來儀藩邸古今
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賢已說導凡迷聖
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想無勞束帶
賁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已竚望
披雲

晉王送葬徐則書

天台真隱東海徐先生虛確居宗冲玄成德齊
物處外檢行安身草褐蒲衣餐松餌木棲隱靈
岳五十餘年卓矣仙才飄然勝氣千尋萬壑莫
測其涯寡人欽承道風久餐德素頻遣使乎遠
此延屈冀得虔受上灋式建良緣至止甫爾未
淹旬日厭塵羽化反真靈府身體柔軟顏色不
變經方所謂尸解地仙者哉誠復師禮未申而
心許有在雖忘怛化猶愴於懷喪事所資隨須
供給霓裳羽蓋既且騰雲空桴餘衣詎藉墳壟

但杖舄猶存示同俗灋宜遣使人送還天台定葬
贊

漢張良遇黃石公贊

周庾信

張良取履跪授無辭兵書一卷長者三期昔稱
韓相今為漢師穀城餘石還歸舊祠

韓信贊

晉孫楚

淮陰屈節盤於幽賤秦失其康英雄交戰踐楚
知亡撫戈從漢遂寤明主超然虎奮威震趙魏
擒項平難割據山川稱孤南面惜哉遘疑一朝
書叛

二疎贊

唐李華

靜專動直惟乾之德酌用不窮君子中庸矯矯
二疎知微知終功成不居父子清風天子賜金
群公出祖都門之美焯映千古優游衡門棲遲
化源日飲醇耐心閑道尊人或言利利令智昏
清行素風可貽子孫萬物營營吉凶相生環中
之樞泊然儀刑中林寂寥幽蘭自榮雖有矰繳
不羈冥冥知止不殆古先洞戒賢哉大夫終始
無悔

二疎圖贊

宋蘇東坡

惟天為健而不干時沈潛剏克以燮和之於赫
漢高以智力王凜然君臣師友道喪孝宣中興
以灑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
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此意莫陳千載于今
我觀畫圖涕下沾襟

隋縉雲山人徐則贊

柳詒

可道非道常道無名上德不德至德無盈玄風
扇矣而有先生夙鍊金液怡神玉清石髓方軟
雲丹欲成言追葛稚將侶茅羸我王遙屬爰感
靈誠柱下暫啓河上沉精畱符告信化杖飛聲

永思靈迹曷用攄情時披素繪如臨赤城

宋節孝徐先生真像贊

潘塤

抑抑其儀子曾子事親之容也肫肫其仁子思子誠身之學也不出戶而知天下回黜其聰不外身而求道顏苦其卓也衝口詩文皆自家意思而甘心貧困則自然灑落也化行一鄉名高四嶽公卿亟薦之以借聲譽天子能可之以示優渥也寫真入石鄉社瞻依為千百世儒者之矩矱也

陸丞相贊

明宋濂 學士

身抱龍髯兮眼不見水鳳闕雖遐兮龍堂則邇
王雪皦如兮肯汚泥滓赤帝出海兮爾心不死

張詡

扛鼎之力含弘之量捧日南奔首居弼亮碧海
蒼屋行朝草創玉笋垂紳大學勸講潤色絲綸
王言敷暢時時從班飲泣北向大事頓非朝服
陳狀一辱犬羊生不如喪蛟龍之窟臣主俱葬
于社稷苑義之攸當龍逢比干我心一樣皦如
日臨巍乎嶽壯

左丞相忠貞陸公真像贊 潘塤

扛乾坤葬魚腹不辱君也拖日月浴鯨波不辱
臣也遭古今未嘗有之大變而能全天地無所
逃之大倫也三仁之死一道三代而下一人也
於乎宋養士三百年如海之涵川之泳也胡為
乎白鵬投水衆星隕海有此應也無乃恭道不
交大臣奸而小臣佞也抑亦天之所廢非仁厚
以為寀也賴我公二三將相奮於後光於前乃
不幸之幸也寫真入石奉祠鄉社予小子肅然
敬也

元淮安路醫學教授潘公畫像贊

元蒯丘趙璿
望之儼然其中溥淵白雲佳趣青囊秘傳竹溪
六逸飲中八仙誠之於思名實副焉

新安王節

巾有古風衣從時制學博軒岐功濟當世

洛陽朴

全椒尹
後死節

本是青雲器偷閑藥濟貧一誠心不易今日見
斯人

豫章熊夢祥

端居肅容齊莊中正樂繼安仁溫清寅敬以仁

存心本諸善行積德杏林奕世有慶

河陰能樞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道之不行寓之於醫時兮
時兮風塵陸離注不可諫來或可追已而已而
有愧於茲

燕山野先溥

讀聖賢書求聖賢意得聖賢心行聖賢事道不
能伸於時聊寓之醫其思誠之謂歟其思誠之
謂歟

明山東張紳

浙江布政

以衣冠求君今人不異於君以貌求君亦猶今
之人惟求君之心則君今人之古人至於齊君
於華扁則又以跡而求乎君於乎抱其真守其
淳吾知君象列仙之倫

皇明

刑部尚書楊公真像贊

潘塤

贊

聖神之化教養刑政行蠻貊之邦忠信篤敬一
進一退維

天子命一死一生造物素定煥乎十載勛庸與
日月爭光巍巍乎三十八年身名與海山輝映

人皆謂名世為難吾獨以傳世為盛思之者傷其蚤謝人間而愛之者以得覩遺容為慶於乎先生不死小子不佞

武昌府同知潘公像贊

明孟鳳南京刑部尚書

臨民以莊持已以正威猛適中儼然人敬兩佐大邦仁洽群姓垂蔭後昆引長爾慶

宗後學婺源珍兵部侍郎

維公之生瑞世麟鳳精明內蘊英華外彰蚤膺鸚薦載貳荆梁公也至止威德孔良才同冉季

政邁龔黃詞華富麗琬琰珪璋培植深厚慶衍流長啓我宗嗣百世其昌維冰凜凜維壑蒼蒼載瞻公像燁燁輝光

傳

元淮安路醫學教授古逸先生傳 家乘

嗚呼我潘氏有開必先我始祖諱思誠追稱古逸先生元人也其父母則宋人名氏不可考讀書守道含真抱朴生也不辰志與時違乃隱於醫以壽民命蓋承先世素業益精其能至正間用薦者教授淮安路醫學蓋元有天下非國人

右族不能顯於時而中華士流多隱於醫儒之
職下此則與鳥獸同群矣豈得已哉今拜觀畫
像乃公教授時生面年當在耆艾間也其神儼
然其氣淵然其色粹然可謂有君子之容者孔
子曰居今之世反古之道我必及其身我公燕
坐胡床服其服佩其佩樂其樂所謂與時宜之
者非耶一時所與游如雲門山人張公紳輩皆
四方名士其贊其跋皆直寫我公心事擬諸形
容以貽我後人公往矣神爽耿耿佑啓後人自
入我

國朝雲仍禪繼醫儒奕業不遷異物不作淫慝
公之澤遠矣詩曰念茲皇祖永世克孝吾潘氏
子孫尚念之哉

贊曰穆穆我祖悠悠我思儒者之醫君子之時
食土之毛吾將安之壽民之命天其鑒茲醫儒
奕世

皇明昌期代有顯者繫誰之遺

武昌府同知冰壑先生傳 家乘

嗚呼我大父冰壑先生其真古豪傑人哉繼乃
考孤危之迹終鮮兄弟踽踽獨行有志欲盡學

諸家醫以廣其業遇異僧治牙有神術求之不得遂訪之浙盡其妙歸來慕南士以儒立大業白於父父曰此吾志也年十有八始折節讀書不十年以禮經中景泰丙子南畿鄉試屢上春官不第猶不忘先業手錄海內異方以貽後人而治牙之術每行於士大夫間時方食貧色養二親不專於甘旨報宗族以德結鄉鄰以義一時武俊文豪爭延致之時有過從人皆以為榮必投轄焉成化丁亥懼父憂壬辰謁選部列異等授四川順慶府同知順慶地僻民淳畊桑自

足公至御以恩信上下相安時灋制踈濶公白于上立清戎之灋申保甲之令創置郵以傳命開溝洫以濟農民到于今賴之後三十年塤仕於朝順慶士夫知其為冰壑孫者皆推愛及之後其禮敬而頌德政不衰時迎母在官以已亥年背養癸卯補湖廣武昌府其治一如順慶之政丙午報政需次間輿疾歸卒於家年五十有九公諱亨字從禮號竹鶴道人晚號冰壑老人英資偉貌脩然山立襟抱軒豁率履平易然陽明之性毅然不可犯當官任勞任怨難易畢力

至於操履之正取予之審終其身不變家居嘗
議兒孫輩婚姻公曰某無家灋難責以婦道某
富侈恐不能保其家不可卒如其言公雅好吟
咏對客揮毫若不經意遇山行野眺尤為得意
之境先後詩草累若干卷久而散逸今存冰壑
藁四卷行于世

贊曰公也丈夫崛起於儒以振前驅以引後趨
其轂不朱其志不渝其養則須其樂愉愉詩神
不徂落月可呼福吾壽吾奕世永圖

淮郡文獻志卷二十二

